

精 心 箭

(四)

(台湾) 古龙著



新颖武侠奇情名著

情 人 箭

第四集

(台湾) 古 龙



中 国 工 人 出 版 社

第四集

第四十章	武林大豪的婚礼
第四十一章	满堂飞花
第四十二章	生死雷霆
第四十三章	生死边缘
第四十四章	龙争虎斗
第四十五章	火炼祭景
第四十六章	烈火情焰
第四十七章	铁骑传惊讯
第四十八章	风雨会荆州
第四十九章	故布疑云
第五十章	故人之恩
第五十一章	洞庭群龙
第五十二章	风消云散

第四十章 武林大豪的婚礼

“搜魂手”唐迪，“铁豹子”唐豹父子两人，低低商议了两句，唐豹突然飞身跃上一张方桌，张臂道：“各位……”

他语声本就极为洪亮，此时放声一呼，当真声震屋瓦。

群豪呼喊果然静了下来，一个人远远呼道：“唐大哥还要把新娘子藏着，不肯让她见人，岂非太小气了？”

群豪又是一阵哄笑，唐豹大声道：“新娘子未来，连我二弟都不急，各位却先急了，岂非皇帝不急，先急死太监？”

又有人呼道：“唐大哥玩花样，是什么时候了，新娘子怎会还未来，莫非老丈人又舍不得了，不放她走？”

这一次笑声更响，厅外的人也要拥着进来。

唐豹摇手道：“新娘子真的还未来，兄弟已派人催去了！少时只要新娘子一到，必定先让她和各位见面。”

群豪这才嘻嘻哈哈，静了下来。

原来秦瘦翁虽然已至蜀境，但吉期未到，新娘、新郎例必分住，是以秦氏父子便在县城包了家大客栈管做“坤宅”！

群豪虽然起哄，但心中最最焦急的，自然还是展梦白！

他一心想要在天下群豪面前，先揭穿秦瘦翁的秘密，再杀他复仇，此刻他身着长衫，早已将那柄古钱剑藏在衫下。

不知不觉时，大厅里已掌起灯火！

群豪更是议论纷纷，猜测着新娘迟迟不来的缘故，于是又有人喊道：“新娘不来，先让新郎出来敬酒！”

唐迪虽然名震武林，但此刻也无可奈何，只得一面苦笑，一面敷衍宾客，一面令人去呼唤唐燕。

展梦白暗暗忖道：“黑燕子若是条汉子，便该先去寻找杜鹃，便是逃婚，也在所不惜……”

那知他思念尚未转完，满面尴尬、满身吉服的唐燕，已在唐豹陪同下，苦笑着走了出来。

群豪自不会放过他，取笑的取笑，敬酒的敬酒。

忽然间，一个锦衣大汉一路分开人群，飞奔而入，走到唐迪面前，唐迪道：“坤宅花轿启程了么？”

群豪一听这句话，俱都静下来凝神倾听。

那知那大汉左右一瞧，忽然凑过去，在唐迪耳畔说了几句话，唐迪面色立刻变了，匆匆转身，进了后堂。

群豪更是惊诧，更是起哄，唐豹、唐燕，四下打恭作揖，展梦白双眉紧皱，更是暗暗关心。

那“搜魂手”唐迪，却已奔入后堂，老人“金臂佛”唐无影坐在轮椅上，满面怒容，频频捶打着扶手，连酥糖都忘记吃了，一见唐迪来到，立刻大骂道：“姓秦的是要开咱们玩笑么？花轿怎地还不来？他若真的要悔婚，哼哼！”举手一拂，扶手上的酥糖，一块块地跌落到地上。

唐迪虽已称雄武林，但见他爹爹暴怒，只是屏息静气，不敢作声。

过了半晌，唐老人才沉声道：“有什么话，快说吧！”

唐迪垂首道：“据报坤宅秦家那边，花轿早已启程出动，但弟兄们在路上走了几趟，却瞧不见有花轿的影子。”

唐老人暴怒道：“什么？那花轿难道是上天入地了不成？哼哼，咱们不给他寻梦草，秦老儿想必是带着女儿溜了？”

唐迪道：“但……”

唐老人道：“但什么？这是你作主要定下的婚事，此刻这样了，叫唐家怎么对宾客们交待，真是丢死人了！”

唐迪不敢开口。

唐老人道：“过了今日，你父子三人立刻带着十八弟子，去追那姓秦的回来，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，追不着就连你也莫回来！”

唐迪道：“孩子遵命。”

唐老人“哼”了一声，突然呼道：“凤儿……凤儿……”

唐凤愁眉苦脸，走了出来，眼睛里似乎水汪汪的，只是唐老人也未留意，拍着扶手道：“快，推我出去！”

大厅中的宾客，本自乱哄哄的，突听一声高呼：“老祖宗驾到！”群豪立刻便静了下来。

要知“金臂佛”在武林中身份极高，厅中群豪，论起辈份，大半是他的徒子徒孙，见他来了，那里还敢起哄。

唐老人目光四下一扫，群豪都只觉这老人的眼睛在瞪着自己，不禁都垂下了头，不敢平视。

只听唐老人缓缓道：“新娘子不来了！”

群豪都吃了一惊，再也忍不住，又乱了起来。

老人大喝道：“吵什么？静下来，新娘子不来，你们还是有喜酒喝的，乖乖的坐下去！”

有人忍不住大声道：“新娘子不来，喝谁的喜酒？”

老人仰首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唐燕的喜酒喝不成，喝唐凤的喜酒也是一样的，反正老夫的孙女婿早已来了！”

展梦白听得秦氏父子不来，本已大惊，此刻更是手足失

措，唐燕木然而立，心里也不知是惊是喜。

那唐凤的面色，却立刻大变，目光在人群中转来转去，群豪正自拍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凤姑娘喜酒更香……”

远远立在人群中的方辛拉了他儿子一把，道：“是时候了，你出去吧！”方逸呆了一呆，还未说话。

忽然间，远处传来一声大喝：

“新娘子花轿到！”

群豪又乱，唐家父子面面相觑，唐凤垂下目光，展梦白暗中松了口气，手掌隔衣触着剑柄！

只见拥挤的人群，分开了一条通路。

八条大汉，精赤着上身，只穿着件金丝背心，露出铁一般的肌肉，抬着顶小巧的软轿，飞步奔来。

灯火通明，照耀下，只见这八条大汉身上金光闪闪，脚下珠光闪闪，打扮得又奇怪，又奢丽。

那顶软轿，更是金碧辉煌，耀人目眩，深垂的珠帘中，影绰绰端坐着一个凤冠霞披的丽人。

群豪眼都花了，暗道：“秦瘦翁好阔的手笔。”展梦白悄悄移动脚步，挤到前面，静等着秦瘦翁出现。

唐老人大声道：“这算什么规矩，轿子还有直抬入大厅的么，哼哼，反了反了，还不停下，把新娘子扶出来。”

早有四个丫鬟喜娘，掀开珠帘，扶出了那新娘子，虽然红巾掩面，瞧不见面目，但身段窈窕，步履生姿，显然是位佳丽。

唐老人道：“快拜天地，快成礼。”

唐迪嗫嚅道：“但亲家翁？”

唐老人道：“他不来活该，莫非要这么多人等他一个？”

群豪拍掌道：“正是正是，快拜天地。”几个人将唐燕推过来，与新娘子并排站着，两人衣履辉煌，身材相配，果然是对璧人，群豪不禁暗暗喝采，唐老人面上也泛起笑容，只有唐燕低垂着头，似是无精打采，展梦白更是暗怒忖道：“此刻他若成亲，将杜鹃怎么办？”

但一时间，他也想不出主意。

忽然又有人大喝道：“凤姑娘的婚事，反正已提出了，为何不乘今日一齐办了？”一呼百应，掌声又起。

唐老人笑道：“也好……也好！”

这老人令出如山，话一说出，唐豹立刻大笑着去拉展梦白，展梦白一惊之下，方自怔了一怔。

他身侧的人已轰然一声，将他拥了出来，要知道这些武林豪士平日狂放成性，不拘小节，是以连婚礼也不守规矩，何况还连“老祖宗”也答应了，大家闹了许久，正想乘这机会，大大地热闹热闹。

展梦白又惊又怒，身子已如腾云驾雾般被人拥出。

方辛一推儿子，道：“快，快，还不出去！”

方逸虽然是个天生坏种，但此时此刻，却只觉腿有些发软，道：“出……出去不……不打紧么？”

方辛怒道：“混小子，煮在锅里的鸭子，你还不敢吃什么？”拉起方逸手腕，便待分开人群挤出！

忽然间，两声大喝，一齐响起，一声在东，一声在西，一个声音苍老低沉，一个声音娇美清脆。

但两人喝的却都是：“展梦白成不得亲的！”

群豪又一惊，唐老人怒道：“什么人捣乱？”

只见东面人群，突然东倒西歪，向两旁跌倒。

西面大厅，人群也是东倒西歪，纷纷让路。

大乱之中，已有一个清癯老人，自东面人群间，飞身而出，嗖地落在花烛前，喝道：“展梦白，你说话不算数么？”

群豪有的认得这老人，脱口呼道：“离弦箭！”群豪听得这名字，当真如雷灌耳，大敬之下，便将西面那人忽略了！

唐老人见到杜云天现身，呆了一呆，冷笑道：“杜老儿，我老头子好不容易办次喜事，你瞧着眼红么？”

杜云天也不理他，眼睛只瞪着展梦白。

展梦白徒有绝代聪明，此刻也不知该说什么？

杜云天沉声道：“找不着我女儿，你休想成婚！”

唐老人大怒道：“好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竟要和我抢女婿？”突见那新娘子娇呼一声：“爹爹！”和身扑入了杜云天怀中。

这一变化，更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，群豪惊得连声音都发不出了，目定口呆，望着前面的发展。

唐老人气得发抖，道：“这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杜云天亦感事出意外，呆了一呆，那新娘子已扯下了头上的凤冠红巾，露出了面目，赫然竟是杜鹃。

唐燕身子一震，倒退了三步，唐老人大声道：“杜云天，这究竟是你的女儿还是秦老儿的女儿？”

杜云天紧抱着杜鹃肩头，流泪道：“鹃儿……鹃儿……你到那里去了，可想死爹爹了……”

唐老人道：“你呀，你一个女儿，又想冒充我孙媳妇，又想来抢我孙女婿，你倒说说看，是凭着什么？”

杜云天双眉一皱，推开杜鹃，沉声道：“鹃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你怎地坐入了别人的花轿中？”

杜鹃痴痴一笑，还未说话。

只听西面有人道：“是老夫送上去的！”

语声低猛，震得人耳鼓“嗡嗡”作响。

西面人群，纷纷走避开，一个锦袍老人，一个华服美妇，以及一个艳光照人、男子装束的绝美少女，大步走出。

只见她身穿一袭苍碧色的锦袍，头戴束发玉冠，手里摇着柄沥金折扇，秋波如水，琼鼻玉齿，嘴角似笑非笑，美得令人目眩，群豪虽然久走江湖，却从来也未见过这般清逸潇洒，而又绝美的女子，一时间都看得痴了，就连唐家父子，也看得目定神夺，忘了说话。

展梦白一见这三人来到，更是惊喜交集。

杜云天身子一震，失声道：“呀，萧姑娘，是你！”来的这三人，自然便是“无肠君”金非夫妇跟萧飞雨了！

唐燕见机不妙，心底惊惶，正自悄悄溜走。

突听一声大喝：“站住！”喝声有如霹雳的震人。那锦袍老人金非，又随着喝声横飞而起，扑向唐燕。

唐燕大惊之下，挥手一掌，那知他一掌还未拍出，手腕便被紧紧抓住，腕骨似被捏碎，忍不住惊呼出声来！

唐老人拍手大呼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人，打死他！”

唐豹话也不说，呼地一拳，直击金非后背。

那知金非背后也似生了眼睛，反手一拂，唐豹只觉一股大力涌来，再也立足不住，踉跄倒退，扑地跌倒在地！

群豪见他功力这般惊人，竟一掌便将素来以掌力见称的少年高手“铁豹子”震得跌倒，不禁脱口道：“好武……”突见他回过头来嘻地一笑，目光竟宛如野兽般，面容更是丑得骇人，白齿森森。似要择人而噬，群豪只觉一股寒意直冲上来，连喝采声中下面那“功”字都被吓回去了。

金非已将唐燕拉到唐老人与杜云天面前，大声道：“姓

杜的，你要问老夫为何将你女儿送上花轿是么？”

杜云天与“金臂佛”齐地脱口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无肠君”金非大笑道：“只因你的女儿，已和这姓唐的小子早已私订终身，老夫不送她上轿，送谁上轿？”

杜云天、唐老人齐地一惊，齐声道：“胡说！”

金非大笑道：“你两人若是不信，诺诺，后花园私订终生的才子佳人都在这里，”你只管问吧！”

杜云天道：“鹃儿，你？”

唐老大声道：“唐燕，你？”

两人语声相混，终是唐无影的声音大些，于是杜云天住口，唐老人接着道：“你真的做出了这事么？”

唐燕面色如土，双腿簌簌直抖。道：“孩……孩儿……”

唐老人道：“不必说了，看来此事是真的了！”

唐燕颤声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”

金非手掌一紧，厉声道：“不什么？”唐燕只觉手腕其痛激骨，“哎呀”一声，道：“不……不是假的！”

群豪又惊、又奇、又乐，“搜魂手”唐迪面上实在挂不住了，赶过去反手一掌，扇了唐燕个耳刮子。

唐老人道：“你打他作什？”

唐迪气得发抖，道：“畜牲……畜牲，唐家的门风，都被这畜牲毁光了，非打死他不可！”反手又待一掌扇去。

突听唐老人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唐迪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爹爹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那知唐老人竟放声大笑起来，大笑道：“离弦箭的女儿，总比秦老儿的女儿好得多了吧，这小子能娶着杜姑娘，正是他的福气，你打他作什？”

唐迪呆了，唐燕呆了，群豪也呆了。

展梦白却不禁在暗中一伸大拇指，暗暗赞道：“这老人果然是人中之杰，行事当真洒脱已极！”

唐老大笑道：“杜云天，你我将错就错，就结个亲家如何？姓唐的孙子，也未见辱没了你女儿。”

杜云天望着杜鹃，只见杜鹃嘴角带笑，目中却含着泪光，神情仍是一片茫然，不禁狠狠一跺足，叹道：“罢了！”

唐老大笑道：“燕儿还不过去磕头！”

唐燕又惊又喜，目光畏缩地望了望他父亲，“搜魂手”唐迪默然半晌，亦自顿足道：“便宜了你这小子！”

唐燕大喜，赶过去翻身拜倒，果然叩了三个头。

杜云天长叹一声，闭起眼睛，不去看他。

这时群豪才笑得出来，一时间欢声雷动。

唐老人忽然笑道：“杜云天，你还有女儿么？”

杜云天一怔，惨然笑道：“一个就够了。”

他方才虽是满心惊怒，但想到自己女儿，如今已如此模样，能嫁入“唐门”，倒也可保一世平安富贵，于是气也平了。

唐老大笑道：“好好，幸好你只有一个女儿，我这孙女婿，你总抢不去了吧！”笑声得意，显见对展梦白喜爱的很。

那知他笑声未了，那锦袍老人竟也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杜老儿不抢，还是有别人要抢的。”

他笑得比唐无影更是洪亮，更是得意。

唐老人变色道：“谁敢抢我的孙女婿？”

只见那绝代的丽人，手摇折扇，含笑走了过来，双手抱拳，微微一揖，含笑道：“我！”

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群豪又惊又奇，展梦白又惊又喜，

“搜魂手”又惊又怒，唯有金非哈哈大笑，得意极了！

唐老人惊得怔了半晌，突也大笑道：“你？你要抢我老人家的孙女婿？哈哈……”笑得前仰后合，直不起腰来。

萧飞雨含笑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我！”

唐老人大笑道：“我老人家活了八十岁，这样的事倒是第一次见到，喂，小姑娘，你今日多大了？”

萧飞雨道：“十岁以上，六十岁以下。”

唐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年纪轻轻，就急着要嫁人了么？还是乖乖地回去吧，像你这样，不愁嫁不出去的。”

萧飞雨微微笑道：“好，咱们就回去吧，但你那未来的孙女婿，也要跟着咱们一齐走的。”

群豪怎会见过如此狂放的女子，又是惊奇，又不禁失笑，忽听一大笑道：“姑娘，不如我跟着你走吧！”

萧飞雨冷笑道：“那一位要跟着我走，请出来！”

群豪大笑，无人应声。

萧飞雨道：“出来呀，害什么臊？”

只见一个锦衣汉子，被人拉拉扯扯推了出来，四面人笑道：“汪明，你平日的胆子到那里去了，出去吧！”

萧飞雨道：“过来，过来，让我瞧瞧你！”

那人满身锦衣，剪裁得合身已极，面色苍白，上唇留着两撇微髭，目光滴溜乱转，平日想必就是个自命风流的人物，此刻再仗着三分酒胆，居然一整衣衫，走了过来，望着萧飞雨嘻嘻的笑。

萧飞雨道：“贵姓？”

那人清了清喉咙，嘻嘻笑道：“在下汪明，江湖朋友倒抬爱，都将在下唤做‘风流潘安’，这风流两字，实是不敢当的。”

言下之意，这“潘安”两字，是居之无愧的了！

唐老人含笑旁视，展梦白却知此人必定是要吃苦的了，但见此人形状，便知道此人必非善类，是以也不阻拦。”

只听萧飞雨笑道：“你要跟我走，也容易的很……”

缓缓伸出手掌，将掌上的碧玉斑指，取了下来，放在掌心，道：“只要你能将这指环自我掌中拿去，也就是了。”

群豪只见她十指纤纤，皓腕如雪，暗道：“这样水葱般一个人儿，掌上有什么力气，看来她是看上汪明了，居然这样说话！”心下都不觉艳羡的很，汪明更是喜得心痒难搔嘻嘻笑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金非大喝道：“自是真的，少废话，快去吧！”

汪明瞧了他一眼，心下有些发毛，但看到萧飞雨的手，又忍不住走了过来，笑嘻嘻伸出手掌。

萧飞雨道：“快呀！”

汪明突地出手一抓，他手脚素来灵便，这一出手，更是又快又准，只道对方掌中指环，必定是手到擒来了。

那知眼前一花，对面的人儿，忽然无影无踪了，他心头一惊，只听身后娇笑道：“指环在这里，你乱抓什么？”

汪明沉着了气，突然转身，那知人又到了他身后，他接连转身，虽然拼命求快，却连对方的人影也看不到。

群豪只见翠衫飘飘，人影闪动，那位“风流潘安”，伸出双掌，乱转乱抓，那里沾得到人家一片衣角。

一时间，群豪不禁大惊失色，谁也想不到这水葱般的人儿，轻功身法，竟如此惊人，当真有如鬼魅一般！

“金臂佛”唐无影，面上也敛去了笑容。

这老人既有“无影”之名，昔日轻功之佳妙，自然可想而知，但他见了这少女身法，竟不在自己壮年时之下，心里

自更吃惊。

突见那汪明停住脚步，苦笑着道“姑娘，在下认……”身子突然摇了两摇，“噗”地一声，跌倒在地。

原来他转来转去，早已转得头晕眼花，只觉四面的房子，都围着他团团转了起来，眼前更不知有几万人影，这一停住脚步，那里还站得住，扑地跌在石地上，脑袋当时变得又红又紫。

萧飞雨笑道：“哎哟，这么客气，叩什么头呀？”

那汪明慢慢爬了起来，那里还敢说话，踉跄逃走了，群豪面面相觑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

只听唐老人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样又漂亮，又聪明，又豪爽的女孩子，真是少见的很，过来让我瞧瞧好么？”

萧飞雨笑道：“瞧瞧就瞧瞧。”举步走了过去。

老人道：“唉，老眼昏花了，再过来些，让我瞧清楚些。”

萧飞雨移步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孙媳妇也有了，还瞧什么呀，你老人家那孙媳妇，可比我漂亮得……”

突见那老人手掌一伸，也不见有何迅快，又仿佛够不上部位，但萧飞雨的手掌，已被他抓了起来。

群豪方才眼见萧飞雨的身手，那般迅快，但此刻竟被个双腿残废的老人抓住，竟不及闪开，自又不禁大惊。

金非惊怒之下，也待扑去，但见到萧飞雨手掌被擒，生怕老人出手伤她，是以投鼠忌器，却不敢上前，空自暴怒。

萧飞雨心头虽也暗暗吃惊，但面上神色丝毫不变。轻笑道：“你老人家也要跟我走么？不然为何也要抢我指环？”

唐老人面色一沉，厉声道：“是谁指使你来的？”

萧飞雨笑道：“我自己走来的，还用人教么？”

唐老人冷冷笑道：“老夫活到八十余岁，平生眼里不揉砂子，要我相信你这小姑娘真是来抢女婿的，除非瞎了眼！”

群豪纷纷议论，都觉这老人果然眼力过人，想这少女，必定是有人授命而来，与唐家作对的！

要知那时男女之防甚严，纵是武林中人，也梦想不到会有年轻少女敢如此狂放，来抢丈夫之事，是以人人不信！

萧飞雨目光四转，突然笑道：“展梦白，你过来！”

展梦白怔了一怔，终于应声走了过去。

萧飞雨道：“你说我是不是……”忽然出手一掌，向唐老人拍了过去。他右手虽被擒，但左手却可出手自如。

唐老人目光被展梦白所分，微一疏神，一只白生生手掌，已到了面前，掌力虽不重，但以他之身份，怎能被人触及面目，当下大喝一声，手腕一抖，萧飞雨的身子，竟被他直掷了出去，飞过众人头顶，群豪既惊老人神力，又怕萧飞雨当头摔下，俱都纷纷走避。

那知只听头上“呼”地一声，眼前一花，萧飞雨竟又飞回老人面前，笑道：“你再抓得住我，算你本事！”

那一摔之力，是何等惊人，她竟然未被摔倒，而又飞回，唐迪冷笑道：“好轻功，唐某来领教领教。”

那知他还未举步，唐无影又自仰天狂笑起来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原来是‘帝王谷’的子女，老夫倒险些走眼了！”

原来萧飞雨方才所使的那手轻功“迎风回柳”，正是帝王谷秘传之技，普天之下，再无旁门中人具此身法。

萧飞雨见这老人一眼便看出自己来历，心下也自吃惊，大声道：“不错，但我此番却是自己来的，与家父无关！”

群豪听得“帝王谷”三字，那里还敢出声。

老人笑声一顿，冷笑道：“萧王孙呀萧王孙，你抢去了老夫心爱的人，如今你还要来抢我孙女婿么？”

突然大喝一声，厉声道：“展梦白立时与凤儿拜堂，谁若敢再捣乱，便以本门暗器招呼，迪儿，准备着！”

“搜魂手”唐迪暴喝道：“暗器伺候！”倒退一步，反手甩下了长衫，里面竟是半身劲服，腰间环佩着五只豹皮革囊。

就在他一声暴喝中，四面又突然出现十八条壮汉，人人俱是黑衣劲服，腰畔斜佩着四五只豹皮革囊。

群豪见到“唐门”在喜忧之中，仍有如此戒备，应变如此迅快，这才知道“唐门”享誉多年，果然名下非虚。

那十八条壮汉正是“唐门十八蜂”，此刻环伺在大厅两侧，虽未行动，但群豪还有谁敢动弹一步。

萧飞雨也未想到事情竟然如此恶化，也未想到这老人与她爹爹之间，竟似积有旧怨，暗道：此刻自己如此一来，岂非替爹爹找来了麻烦，一时间也木然呆住。

自唐迪甩衣到此刻，也不过只是一刹那间！

金非大喝道：“展梦白，你要做萧家的女婿，还是要做唐家的女婿，莫要怕，只管说出来。”

展梦白还未答话，唐老人已冷笑道：“展梦白也做定了我唐家的女婿，凤丫头，出来准备拜堂！”

火凤凰垂首走了出来，突然抬头道：“我不和他拜堂！”

唐无影暴怒道：“你……你疯了么？”

火凤凰道：“我不和他拜堂！”双目直视，神情似已呆木，但满厅中人，上上下下，谁也想不到她会说出这句话来。

唐无影捶掌道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